

A Study on Emotional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Metaphor: A Case Study of Li Qingzhao's Poems with Wine

LIU Qianqian DONG Xu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July 8, 2024

Accepted: July 29, 2024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LIU Qianqian & DONG Xun. (2024). A Study on Emotional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Metaphor: A Case Study of Li Qingzhao's Poems With Win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4), 111–124,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4.01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4.013>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Ronald Egan's and Mao Yumei's C-E translations of 13 Li Qingzhao's poems with wine as research object, collects and analyzes their emotional values with NLPiR,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emotional expressions and reas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metaphor. It finds that translators adop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emotional translation. With more personal emotions and understanding, Mao's version has more abundant emotions with a higher emotional value. Ronald Egan's version focuses more on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source text, and weakens original emotions with a lower emotional value. Therefore, Mao's version is deeper and richer in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the emotional consistency between target text and source text can be applied to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Keywords: cognitive metaphor; Li Qingzhao's poems with wine; affective computing;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LIU Qianqian, female,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s at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r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i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Her E-mail address is 1401420299@qq.com. Dong Xun, female.,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t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affective narratology. Her E-mail address is ourdoris@foxmail.com.

認知隱喻視角下的情感翻譯研究： 以李清照「酒詞」為例

劉千騫 董 勳

成都理工大學

摘要：本文借助 NLPIR 大資料語義智慧分析平臺，以李清照 13 首「酒詞」艾朗諾譯本和茅於美譯本為研究物件，統計、分析兩個譯本的情感值，從認知隱喻視角對比分析兩個譯本的情感表達特點及差異原因。研究發現，譯者對譯文情感的處理各不相同：茅譯本融入更多個人情感和理解，譯文呈現出更細膩、豐富的情感，情感強度值相對更高，艾譯本則更多關注源文本字面意義的詮釋，淡化源文本情感，譯文情感呈現相對較弱，情感強度值相對更低。因此，在情感呈現方面，茅譯本更豐富飽滿，譯文與源文本的情感一致性可納入譯文品質評估標準。

關鍵詞：認知隱喻；李清照「酒詞」；情感計算；譯文品質評估

一、引言

李清照的作品以柔婉細膩，情感豐富著稱，目前，學界主要關注李清照人生經歷與作品的情感表達^{⑧⑨}以及李清照作品的翻譯策略與譯作情感表達^{⑩⑪}，雖也有學者基於李清照作品的英譯本研究譯者主體性^⑫，但此類研究相對較少，分析不同譯者的情感表達差異則更是鮮見。

李清照人生不同階段的「酒詞」反映了她不同的情感體驗，因此本文選取其 13 首「酒詞」的艾朗諾譯本和茅於美英譯本為研究語料，結合認知語言學的認知隱喻理論，借助人工智慧自然語言分析系統 NLPIR 大資料語義智慧分析平臺，計算李清照「酒詞」艾譯本和茅譯本的情感值，以李清照「酒詞」源文本情感值為參照，分析整體情感強度、情感覆蓋度以及情感走勢，考察情感差異背後所蘊含的不同譯者的不同決策及其譯文情感表達特點。

二、理論框架

（一）情感計算

「情感計算」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就應用於醫學和心理學領域，如美國心理學會提出積極與消極情感量表 (PANAS) 用於心理學方面的研究^⑬，其證明了情感量化分析的可行性。從廣義上講，「情感計算」是語言學、心理學、認知學等多門學科的結合，但是文本情感計算僅指利用電腦軟體計算文本情感，輔以資料統計的方式進行分析。1997 年，麻省理工學院的皮卡德首先提出「情感計算」^⑭，最初運用於圖像識別領域，後來用於文本情感計算^⑮。國外學者對英文語料情感計算的研究起步較早，國內有關中文語料情感計算的研究也在逐步開展^⑯，大連理工大學資訊檢索研究室基於認知語用學，構建了文本情感認知模型進行文本情感計算^⑰，北京理工大學的 NLPIR 大資料語義智慧分析平臺情感分類豐富，能自動分析海量文檔的正負面情感

值²⁰。雖然文本情感計算的軟體有很多,計算方式也各有不同,但它們的基礎指標都是文本情感傾向性和情感傾向度,且該分析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基於情感詞典,另一個是基於大規模語料庫的機器學習²¹,後者可適用於詩歌翻譯的情感研究。

(二) 認知隱喻

自古希臘以來,隱喻被視為一種修辭手段,但這種研究方式「局限于傳統修辭學框架,很難從根本上解釋隱喻產生的內在機制」²²。現代語言學家從認知角度考慮隱喻與思維的關係,探究隱喻表達產生的原因。1980年,萊柯夫和詹森在其著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中提出認知語言學視角下的隱喻理論,「使隱喻研究從此擺脫以文字和修辭學為本的傳統隱喻理論的束縛,正式納入認知科學的新領域」²³。

萊柯夫和詹森認為隱喻是人類的普遍認知方式,而非簡單的語言現象,因為「隱喻能以語言形式表達出來,正是由於人的概念系統中存在隱喻」²⁴。他們所構建的認知隱喻理論又被稱為概念隱喻理論,該理論的核心為「概念隱喻」,即認知者是基於已有認知圖式來聯繫外部世界新事物,從而獲得新的抽象概念,該過程涉及始發域、目標域、經驗基礎與映射²⁵。

語言是思維的載體,而隱喻表達在詩歌中比比皆是,隱喻是人類思維的外顯,也是人類認知的一種方式,這說明「隱喻作為一種認知現象,其對人類思維方式、藝術創造、語言使用等影響是極其廣泛而深刻的」²⁶。詩歌的情感表達是靈魂,意象是情感的載體,很多意象本身就是隱喻,例如玫瑰代表愛情,梅蘭竹菊隱喻高潔品格,梧桐暗含情人離別之意,就是植物意象與情感的對應,即將植物與情感通過隱喻的方式相關聯是人類認識瞭解世界的一種方式。因此,詩歌意象可以「映照情感、宣洩情感以及構建情感理想」²⁷,即詩歌意象的基本屬性即情感,而啟動情感的方式之一即為隱喻²⁸,換言之,人類對事物的認知基礎產生隱喻,隱喻的產生機制則啟動情感的表達,賦予詩歌傳遞情感體驗,引發情感共鳴的作用。本文借助認知隱喻理論,分析詩歌中的概念隱喻,探討認知在情感表達中的作用,從而探求譯者情感表達差異的原因。

三、研究設計

(一) 語料選取

本文以李清照 13 首「酒詞」源文本為參照,選取其艾朗諾譯本(*The Works of Li Qingzhao*)和茅于美英譯本《漱玉擷英:李清照詞英譯》為研究語料,按照時間順序對「酒詞」情感走勢進行分析,具體資訊如表 1、表 2 和表 3 所示。選擇艾朗諾和茅于美英譯本進行研究是因為這兩位譯者具有不同的研究視角、文化背景和語言表達特點;艾朗諾作為國外漢學家研究李清照本人及其作品,關注她在封建社會中的處境和自我表達,力求客觀再現李清照情感與形象;茅于美作為中國女性作家,對於女性詞人的表達能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時,艾朗諾和茅于美英譯本在準確傳達原作意義、傳遞語言情感上也有差異。這樣的選擇能夠提供更全面、多元的對於李清照作品譯介理解,深刻把握其外譯作品的不同情感傳達。

題目	形符	類符	形符/類符	創作時間
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	17	16	1.0625	1099
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	16	15	1.0667	1100
醉花陰	30	30	1	1101

续表

題目	形符	類符	形符/類符	創作時間
鷓鴣天	32	32	1	1101
念奴嬌	52	52	1	1116
鳳凰臺上憶吹簫	53	51	1. 0392	1119
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凍	31	31	1	1121
菩薩蠻	26	26	1	1129
訴衷情	24	24	1	1129
蝶戀花·上巳召親族	36	35	1. 0286	1129
聲聲慢	49	49	1	1129
好事近	26	26	1	1130
漁家傲	32	32	1	1130

表 1 源文本基本資訊

題目	形符	類符	形符/類符
To the tune "As If a Dream"	57	46	1. 2391
To the tune "As If a Dream"	51	41	1. 2439
To the tune "Drunk in the Blossom's Shadows"	73	61	1. 1967
To the tune "Partridge Sky"	73	65	1. 1231
To the tune "Recalling Her Charm"	175	139	1. 2590
To the tune "On Top of Phoenix Tower, Recalling Flute Music"	143	113	1. 2655
To the tune "Butterfly Loves Flowers"	88	73	1. 2055
To the tune "Bodhisattva Barbarian"	68	54	1. 2593
To the tune "Telling My Deepest Feelings"	76	63	1. 2063
To the tune "Butterfly Loves Flowers"	93	74	1. 2568
To the tune "Note after Note, Long Song"	136	108	1. 2593
To the tune "A Happy Event Draws Near"	69	57	1. 2105
To the tune "The Fisherman is Proud"	99	81	1. 2222

表 2 艾譯本基本資訊

題目	形符	類符	形符/類符
Rowing a Boat	56	40	1. 4000
Late Spring	61	49	1. 2449
On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84	74	1. 1351
Nostalgia	76	63	1. 2063
Going Out for a Trip	166	125	1. 3280

续表

題目	形符	類符	形符/類符
Sorrow of Separation	166	120	1. 3833
Early Spring	101	82	1. 2317
Thinking of My Native Town	68	61	1. 1148
A Sleepless Night	76	58	1. 3103
Thinking of the Capital Changan	88	72	1. 2222
Solitude	125	107	1. 1682
At the Spring Ends	75	61	1. 2295
What I Heard God Say	112	83	1. 3494

表 3 茅譯本基本資訊

(二) 研究步驟

1. 量化分析:情感資料收集與統計

量化分析主要指「情感計算」,即借助電腦軟體計算文本情感值,為了確保資料的客觀性與準確性以及各文本情感評判標準的統一性,本文將採用情感分析軟體對文本進行處理,再對所得資料逐步進行分析。

NLPIR 是文本自動化線上分析平臺,情感分析功能較為成熟,且能分析大量文本資訊的情感值,此平臺的「情感分析功能在全面性、穩定性、細緻性和敏感性上都比較理想」^④。目前,市場客戶回饋、資訊預測、情感機器人等領域都有借助 NLPIR,然而文學研究方面卻較少運用,實際上,文學文本作為人類情感的結晶,是真實世界的回饋,因而可不局限於自然科學領域,將其應用於文學研究,促進跨學科應用。

首先,結合 NLPIR 軟體,對李清照 13 首「酒詞」源文本及艾譯本和茅譯本進行情感分析,統計各文本正負情感傾向,包括積極情感強度(P\$)、消極情感強度(N\$)、積極情感覆蓋率(P%)以及消極情感覆蓋率(N%)。隨後對各組資料的平均數、最高值、最低值以及方差分別進行排序及統計,選出具有代表性的文本,用於後文更為詳細的定性分析。

然後對李清照的 13 首「酒詞」的創作時間排序,將其大致劃分為 3 個階段,分別為「閨中」、「婚後」以及「南渡晚年」,根據 NLPIR 軟體的情感資料列出各文本相關參數的折線圖,對比「酒詞」各文本的情感變化趨勢,判斷艾譯本、茅譯本與源文本的情感貼合度。

2. 定性分析:認知隱喻應用與分析

定性分析主要是對量化分析中資料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與解釋,探討資料結果出現的更深層次的原因。情感分析軟體不能分析文本的內涵,也不能解釋譯者與譯本情感變化的關係,因此輔以實際資料進行思辨性的定性分析,最大程度地確保研究資料與結論的品質及可信度。

該部分主要進行三項觀察:一是譯者如何處理源文本中隱喻翻譯?二是這些隱喻的不同處理方式對情感表達有何影響?三是譯者認知在處理譯文中起著什麼作用?

本研究首先通過人工方式梳理出源文本中的隱喻以及所對應的譯文;其次,對比分析源文本及譯文所啟動的情感;最後,結合認知隱喻理論分析譯者在翻譯中做出不同選擇的原因,考察不同譯者在翻譯中的不同決策。

三、結果與討論

(一) 量化分析:情感計算與資料

1. 文本情感資料分析

	文本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方差
P \$	源文本	2.31	12	0	9.44
	艾譯本	2.38	8	0	5.93
	茅譯本	2.69	9	0	6.37
N \$	源文本	3.77	10	1	6.64
	艾譯本	5.77	15	1	15.25
	茅譯本	4.38	11	1	9.16
P%	源文本	34.36	80	0	668.63
	艾譯本	25.52	71.43	0	519.23
	茅譯本	33.27	75	0	621.80
N%	源文本	65.64	100	20	668.63
	艾譯本	74.48	100	28.57	519.23
	茅譯本	66.73	100	75	621.80

表 4 源文本與譯本四維度值統計表

結合表 1 可知,李清照 13 首「酒詞」的源文本和譯文整體情感傾向消極,不僅消極情感強度全部高於積極情感強度,而且消極情感覆蓋率均值近似 2/3,因此,可以得知「酒詞」的整體情感基調消極。由此推斷,李清照這 13 首「酒詞」大多創作於她感到煩悶、痛苦、情緒低落之時,體現出借酒澆愁的情感意境。

情感強度指文本中所表達情感的強烈程度或深度,情感覆蓋率指文本中包含的具體情感的廣泛程度,因此情感强度高並不代表情感覆蓋率高,兩者之間沒有因果關係。上述表 1 可見,茅譯本的 P \$ 平均數雖然最高,但是 P% 平均數卻不是最高,這表明茅譯本在積極情感強度上有極端表現,但其積極情感在文中的廣泛程度一般。鑒於此,只對情感強度或情感覆蓋率進行分析,得出相關的情感結論顯然是不夠嚴謹的,對任何一首詞的分析都需從廣度和深度兩個維度考慮。

從表 1 平均數的資料可知,除積極情感強度外,相比于艾譯本,茅譯本的消極情感強度和情感覆蓋度均更接近源文本情感值。方差的資料分析顯示在處理 13 首「酒詞」的翻譯過程中,艾譯本和茅譯本在情感強度的分佈上與源文本有明顯差距,但對比二者,發現艾譯本和茅譯本的積極情感強度分佈較為相近,消極情感強度分佈差距較大,且茅譯本在「酒詞」情感強度上的分佈上更靠近源文本;情感覆蓋率的分佈也是如此,從資料上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茅譯本與源文本吻合度更高。

由此可見,就李清照的 13 首「酒詞」而言,兩位元譯者對於源文本的整體情感基調以及情感傾向都把握得較為準確,但是相比于艾譯本,茅譯本對於女性文學作品的情感分佈的把握度更高,情感強度值的集中程度與源文本非常接近,對源文本情感做出了更好地詮釋。

2. 文本情感走勢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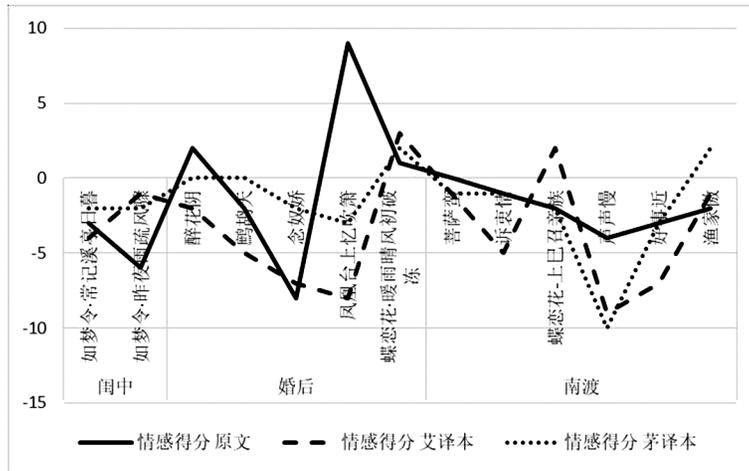


圖 1 情感走勢折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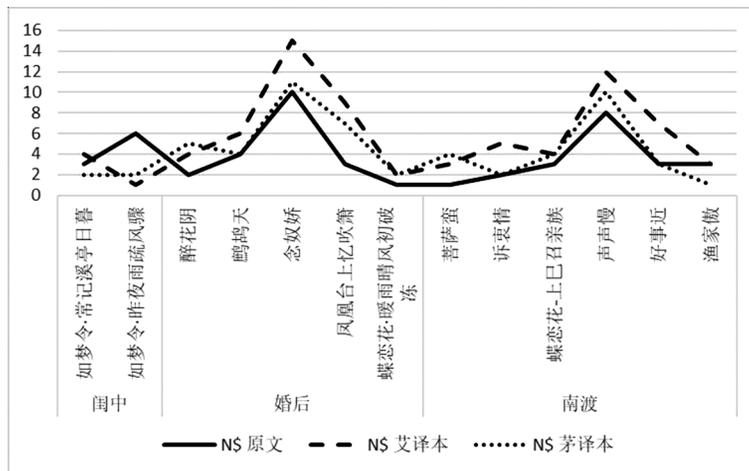


圖 2 NS 走勢折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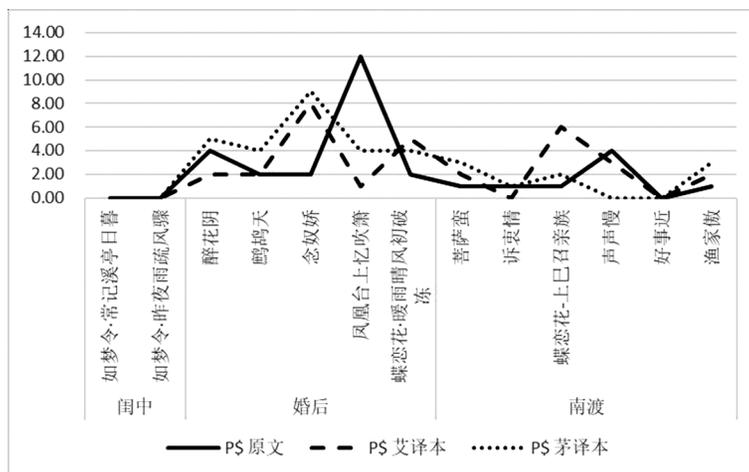


圖 3 PS 走勢折線圖

從情感走勢圖 1 可知,李清照「酒詞」的情感值在閨中階段分值較低,可以看出李清照在少女時期就是一位悲春傷秋的女子,婚後階段情感值先升高再降低再升高再降低,可推斷這期間詞人雖與丈夫新婚,沉浸歡樂,心情暢快,但由於丈夫頻繁出仕遠遊,詞人獨守空閨,因而情緒波動明顯;南渡後情感值持續下跌,反映出其南渡晚年的心情鬱結,難以紓解,心態狀況每況愈下。在閨中和婚後階段,艾譯本和茅譯本的情感峰值點與源文本不同,且情感走勢也與源文本情感走勢有明顯差異,但兩個譯本在南渡時期與源文本情感走勢基本相同,且兩個譯本之間的走勢非常相近,由此可見,兩位譯者對李清照南渡時期的作品情感把握更為準確。

觀察 N\$ 走勢圖 2 可知,在婚後和南渡時期,艾譯本、茅譯本和源文本走勢高度一致;再觀察 P\$ 走勢圖 3 可以發現,在閨中時期、婚後前期以及南渡中後期,艾譯本、茅譯本和源文本情感走勢較為一致,但婚後中後期兩譯本和源文本的情感走勢大不相同,由此可見,相比于李清照詞中積極情感的表達,兩位譯者對消極情感的把控更為恰當、細緻。

對比情感走勢圖 1、N\$ 走勢圖 2 和 P\$ 走勢圖 3 上的重合點(此處重合點僅指具體「酒詞」的源文本和譯本情感重合點,不包含走勢重合點),發現茅譯本情感重合點有 3 個,N\$ 重合點有 3 個,P\$ 重合點有 4 個,艾譯本情感重合點有 1 個,N\$ 重合點有 1 個,P\$ 重合點有 4 個,從情感表達的角度以及與源文本的貼切程度分析,茅譯本在情感表達上顯然優於艾譯本。

(二) 定性分析:情感的認知隱喻

在定性分析部分,需要先選定分析的具體物件,從表 1 可知,兩個譯本的積極情感強度和消極情感強度的最小值一樣,但最大值存在差異,且情感強度值越大,說明文本中有關情感的詞彙越多,更值得深入分析。情感覆蓋率只能說明情感在文本中的分佈程度,與情感詞彙的多少無關,所以在此處暫不考慮。鑒於,艾譯本與茅譯本中涉及情感強度極大值的「酒詞」均為《念奴嬌》,因此,為了滿足定性分析樣本的多樣化要求,本文將進行定性分析的文本選擇範圍擴大至艾譯本和茅譯本中情感強度得分排名前兩位的「酒詞」,結果如表 5、表 6 所示。

	艾譯本	茅譯本
P\$ -No. 1 P\$ -No. 2	念奴嬌 蝶戀花·上巳召親族	念奴嬌 醉花陰
N\$ -No. 1 N\$ -No. 2	念奴嬌 聲聲慢	念奴嬌 聲聲慢

表 5 極值譯本名稱統計表

	艾譯本		茅譯本		源文本	
	P\$	N\$	P\$	N\$	P\$	N\$
醉花陰	2	4	5	5	4	2
念奴嬌	8	15	9	11	2	10
蝶戀花·上巳召親族	6	4	2	4	1	3
聲聲慢	3	10	0	10	4	8

表 6 極值譯本 N\$、P\$ 統計表

1. 《醉花陰》

這首詞作于詞人婚後，屬前期的懷人之作，婚後不久，丈夫便負笈遠遊，深閨寂寞，她深深思念著遠行的丈夫，時屆重九，人逢佳節倍思親，便寫了這首詞寄給趙明誠。該詞作為詞人婚後第一首「酒詞」，此時其與丈夫趙明誠正是感情甜蜜，難捨難分，因此，從作詞背景推測，整首詞情感基調上，應既有積極情感，又有消極情感，既突出閨怨詞的「藝術美感」又突顯出閨怨詞的「怨」。源文本最終呈現積極情感，艾譯本最終傾向消極情感，茅譯本在情感上雖則持中立，但由於兩位譯者對於譯本詞彙的不同考慮，茅譯本的積極與消極情感強度值均高於艾譯本。

源文本：薄霧濃雲愁永晝（陳祖美，2021：37）

茅譯本：

Thin mist, thick clouds.

It has been gloomy all the long day.（茅於美，2003：94）

艾譯本：

Light mist, thick vapors, sad through an endless morning.（艾朗諾，2019：132）

源文本中「雲」與「愁」連用，且用「濃」作修飾，暗含「憂愁是雲」的隱喻，詞人借雲表達自己的愁緒之多、之厚，同時暗指作詞天氣。兩個譯本對於「雲」的理解各不相同，茅譯本直接用最簡單的譯法「clouds」，詞典中「clouds」原意為物理意義上的水蒸氣上升而成的雲，例句「He still has a cloud of suspicion hanging over him.」^⑦，因此也蘊含隱喻「CLOUD IS SOMETHING UNHAPPY」，因此，該詞屬中性偏消極詞彙，茅於美採用此詞不僅準確譯出了天氣特徵，也考慮到了原文隱喻與消極情感表達。艾譯本則使用「vapor」代指「雲」，該詞僅有實體層面意義，指「liquid floating in the air」，無法啟動相關隱喻圖式，因而消極情感呈現效果較弱，即消極情感強度值低於茅譯本，因此，茅譯本在該詞的消極情感表達上更顯著，符合 NLPPIR 資料結果。

源文本：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陳祖美，2021：37）

茅譯本：

After dusk I drink somewine near the Eastern Hedge.

My sleeves are full of furtive sweet scents.

don't think that I won't be overwhelmed with sorrow.

When the west wind rolls up my bamboo curtain,

I look thinner than the chrysanthemum.（茅於美，2003：94）

艾譯本：

Holding wine after sunset by the eastern fence,

a subtle fragrance fills the sleeves.

don't say she's not heartbroken-

as the west wind lifts the blinds,

she's more withered than the yellow flowers.（艾朗諾，2019：132）

正是九月初九重陽節，菊花開得正豔，詞人室外飲酒後連衣袖上也沾染了菊花絲絲縷縷的香味，菊花又稱黃花，傳遞秋日寂寥之感，詞人在此以「黃花」自比，突出自己因思念之深而致身體清瘦。茅譯本增譯



「sweet」修飾「香」，雖突出花香好聞，但「sweet」顯然為積極情感詞彙，花香成了詞人的慰藉，給了讀者溫馨之感，與該詞情感基調不符，艾譯本的「fragrance」既表明是花香，與源文本相比又未增添不合適的情感，更為恰當。在「瘦」的理解上，茅譯本選擇「thinner」啟動「瘦即苗條」的隱喻，積極意味明顯，有種灑脫之感，而艾譯本選擇「withered」能啟動「瘦即生命機能退化」，譯出了詞人相思病重，以致身體不適，結合該詞背景，顯然「withered」更佳。這也是為何茅譯本在該詞的積極情感表達上也勝於艾譯本的原因，顯然符合 NLPPIR 資料結果。

茅譯本對於源文本有自己的理解，增添主語「I」，從「我」的視角傳遞詞人感受，既憂愁、思念丈夫，同時又內心堅強灑脫，而艾譯本選擇「she」作主語，站在第三人稱視角譯介詞人情感，便於客觀地構建詞人形象，展現該詞所體現的女性詞人的多愁善感。此首詞，茅譯本積極和消極情感強度雖均高於艾譯本，但整體情感傾向與源文本更為接近，以源文本為參照，從情感表達的層面上看，茅譯本情感更恰當。

2. 《念奴嬌》

從表 2 可知，《念奴嬌》在 13 首「酒詞」中尤為特殊，其在兩個譯本中皆為積極、消極情感強度最大值的「酒詞」，結合表 3 資料，該詞譯本的情感強度值均顯著高於源文本，即較之源文本，兩譯本情感表達均更豐富。《念奴嬌》為詞人春閨獨處之作，此時趙明誠出仕在外，詞人獨自一人，逢春秋之日，便起悲春傷秋之感，離別情緒油然而生，於是借酒澆愁，寫下此詞寄託萬千心事。整首詞給人寂寥傷感、淒苦愴然之感，消極情感特徵明顯，但觀察資料發現，艾譯本和茅譯本雖然整體情感強度偏向消極，但積極情感強度遠高於源文本。

源文本：清露晨流，新桐初引（陳祖美，2021：53）

茅譯本：

Tiny dew drops glisten,

The tender xintong trees are in bud.（茅於美，2003：112）

艾譯本：

See-pure dewdrops drift down in the morning air,

new paulownia leaves are putting forth buds（艾朗諾，2019：137）

「清露晨流」在源文本僅指春晨的日常現象，起到時間過渡的作用，沒有明顯的情感傾向，但兩個譯本都增加了對於露珠的修飾語，茅於美採用「glisten」，艾朗諾採用「pure」，均突顯出清晨露珠的閃耀靈動與美好潔淨，具有非常明顯的積極情感特徵。「新桐初引」指新發的梧桐葉，在古詩詞中梧桐常比喻忠貞愛情，即「愛情是梧桐」，此處指詞人對丈夫的思念之情，情感表現上傾向於消極，但兩位譯者均未能譯出深層含義，只關注字面意義，且「tender」和「new」不僅沒有表現出源文本的消極情感，反而啟動「SPRING IS NEW LIFE」的隱喻圖式，與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未選擇的路》所提及的春天景色象徵新生的人生有異曲同工之妙，形成了積極情感氛圍，因此正如 NLPPIR 資料所呈現，兩個譯本的積極情感強度值均高於源文本。

源文本：日高煙斂，更看今日晴未。（陳祖美，2021：53）

茅譯本：

Look, the sun is rising high, the mist melting away.

Wait and see. Let's have a fine day.（茅於美，2003：112）

艾譯本：

As the sun rises and the mist burns off,

Let me look to see if the sky will be clear today. (艾朗諾, 2019: 137)

此句的感情基調由前文的淒苦傷感轉為樂觀昂揚,即便丈夫遠行,詞人內心愁苦,但也會積極面對生活。翻譯「日高煙斂」時,茅譯本選擇譯出「高」,用「rising high」來強調太陽在此時的狀態,採用伴隨狀語將霧氣作為修飾成分,暗含霧氣是由於太陽升高而消散的,引申為好心情擊散了心中陰霾。艾譯本用並列句式,對「日高」與「煙斂」的處理一視同仁,導致譯文只是簡單地對天氣進行的描述,沒有引申含義。茅譯本的「rising high」能啟動「HAPPY IS HIGH」的隱喻圖式,與原句情感基調保持一致,也與後文「a fine day」相互呼應,「GOOD WEATHER IS HAPPY」,積極情感特徵明顯,而艾譯本雖然傳達了原文意思,但難以啟動相應圖式,情感表達程度相對欠缺,這也是資料中茅譯本積極情感強度值略高於艾譯本的原因。

相比于中文源文本,英譯本在詞彙上更容易選擇具有積極意義的詞彙,且由於中文詩詞意象意義繁複,英文通常難以表達深層含義,兩位譯者在這一點上的表現幾乎一樣,因此,本首詞的兩個英譯本積極情感強度都遠大於源文本。艾朗諾為了呈現出最為準確的詞人形象,在譯介時會更傾向於不加入自己的主觀想法,僅翻譯字面意義,因此,相比于艾,茅在翻譯中會更加注重具有情感色彩的細節。

3. 《蝶戀花·上巳召親族》

《蝶戀花·上巳召親族》作為詞人南渡後召集親友聚會後的作品,雖然月色美好,酒宴熱鬧,但詞人並未獲得歡樂之感,字字句句都飽含憂愁思緒,沉浸於對故國的思念與有家不能回的惆悵之中,「空」之一字不僅道出希望渺茫,而且奠定全詞傷感基調,悲感之情油然而生。因此,整首詞的消極情感強度高於積極情感強度,譯文也應如此,且積極情感強度值不應過高,展現出詞人南渡後與閨中、婚後不一樣的心境。

源文本:花光月影宜相照(陳祖美, 2021: 65)

茅譯本:

The shadow of moonlight reflects on flowers. (茅於美, 2003: 108)

艾譯本:

Bright blossoms and moonlight must be illuminating each other. (艾朗諾, 2019: 141)

源文本採用了中文古詩詞的常用修辭手法,即用樂景襯哀情,突出即便是在如此美景之下詞人也難以開解,內心苦悶,重點為「樂景」背後的「哀情」。兩個譯本中,茅於美和艾朗諾對於該句的理解顯然不同,茅譯本重點落在「影」字上,強調花朵上月光灑下來形成的陰影,譯為「the shadow of moonlight」,關注的是灰黑的影子即光亮的反面,符合英文表達中哀景襯哀情,即「SHADOW IS SADNESS」,反映出詞人內心的愁苦。艾譯本重點落在「相照」上,用「illuminate」形容花與月光的相得益彰,且用「bright」作修飾,「BRIGHT IS HAPPY」,僅譯出了該句的字面意義,因而積極情感顯著,難以使目標讀者產生源文本讀者的悲感之情。可知,二人認知側重點不同啟動了不同圖式,從而為目的語讀者營造了截然不同的情感氛圍。

源文本:空夢長安,認取長安道。(陳祖美, 2021: 65)

茅譯本:

We dream in vain of Changan,

Longing to go back on the road to the capital. (茅於美, 2003: 108)

艾譯本:

In vain I dream of years past,



recognizing the roads of Chang'an. (艾朗諾, 2019: 141)

詞人長夜輾轉反側,又夢汴京城池,心中嚮往,然實難回到夢中故土,「空」之一字即「夢即空,夢即不實際」,既道出詞人對故土的哀思,又道出其對朝廷不作為的無奈與失望。兩位譯者對「空」都理解為「vain」,意為「徒勞」,準確傳達出夢的不實際之感以及詞人的無奈與失望之情,但二人對於「認取」一詞理解各不相同,茅譯本加入自己的理解,將其意譯「long」,意為「渴望」,道出詞人難歸故土但對故土的深厚感情,想回不能回,傳遞出詞人的無奈與悲傷,艾譯本採用直譯「recognize」僅譯出字面意義,對於文本情感的把握則略遜一籌,消極情感的抒發相對不足。

所以,茅譯本在處理含有情感意義的文本時,傾向於情感深度的挖掘與廣度的延長,從譯文中表現出譯者自己對源文本的理解,強化了源文本情感,同時顯化譯者身份,而艾譯本基於對詞人情感的客觀譯介,則更偏向於文本表層意義的表達,未能譯出隱含在樂景深層之中的哀情,這也是艾譯本積極情感強度值為6遠高於茅譯本和源文本的原因,從譯文情感的角度來看,很難發現譯者的觀點,即隱化了譯者身份。

4. 《聲聲慢》

《聲聲慢》是李清照南渡之後的作品,此時丈夫趙明誠因病去世,而她本人一路南下逃亡,國破家亡,夫死淒哀,孀居之苦困於她心,難以排解,於是愁寄於酒,借詞抒情。李清照此前作品雖消極情感明顯,但更多的是淺斟低唱,以閨中女子愁緒為中心,但這首詞情感轉向沉鬱淒婉,消極情感強度更甚,從資料可見兩個譯本的整體情感傾向均高於源文本,英譯本比源文本的消極情感更明顯,且在艾譯本與茅譯本中均為消極情感強度值排名第二的「酒詞」,該詞兩譯本消極情感強度值相同,且顯著大於積極情感強度,因此,將細緻分析其消極情感傳遞效果。

源文本: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陳祖美, 2021: 61)

茅譯本:

Seek, seek. Search, search.

Cold, cold. Empty, empty.

Misery, misery. Sorrow, sorrow. Sadness, sadness. (茅於美, 2003: 108)

艾譯本:

Searching, hunting, seeking, looking,

so chilly and yet so clear.

distressed, dismal, and forlorn. (艾朗諾, 2019: 137)

這首詞起句為七個迭詞,婉轉低迷,循序漸進地遞進情感,刻畫了詞人內心的痛苦,不同於以往悲春傷秋的愁緒,這裡的「尋尋覓覓」更深刻地表現出詞人內心有所失去,曾經美好的一切都不復存在,消極情感極為顯著。兩個譯本都採取直譯譯法,但茅譯本運用詞彙重複加強情感表達,艾譯本則採用不同詞彙全面傳達詞人情感,兩種處理方式沒有孰優孰劣之分,但是僅從與源文本的情感的匹配度以及情感強度的表達上來看,茅譯本的詞彙重複加強了消極情感的呈現,其中的直接情感詞彙「misery」「sorrow」「sadness」以及間接情感詞彙「cold」和「empty」分別可以激發「SORROW IS COLD」和「DISAPPOINTMENT IS EMPTY」,而艾譯本中並未重複相關詞彙,情感呈現雖然多樣,但情感呈現的深度則稍顯遜色,且「clear」會啟動積極情感,用在此處較為不妥。

源文本：怎敵他、晚來風急！（陳祖美，2021：61）

茅譯本：

How can such help me endure the cold evening wind?（茅於美，2003：108）

艾譯本：

hold up against

the strength of the evening wind?（艾朗諾，2019：137）

茅譯本和艾譯本在處理「風急」時都對其進行了修飾，茅譯本著眼於風來的時間和溫度，將「風」限定為夜晚吹來的冷風，即「the cold evening wind」，艾譯本則強調風的力量，認為風力巨大，且將「敵」字引申為「風」是強勁對手，因此用「strength」描述風力，「against」表示抵擋，巧妙譯出「敵」字。僅僅從源文本字面意思來理解的話，顯然艾譯文更忠實於源文本，但是從此句情感表達的視角來分析，茅譯文隱含「SORROW IS COLD」，能以「風」傳遞出詞人傷痛之情，消極情感顯著。

從本首詞可見，兩個英譯本的消極情感強度均大於源文本。茅譯本的文字敏感細膩，更能準確把握含有消極情感表達的文本，而艾譯本側重於譯出源文本字面意義，譯文情感表達平淡。

四、結語

李清照是宋代著名女詞人，她人生經歷豐富，前期家庭美滿，富裕悠閒，後期國破逃亡，夫死獨身，前後生活落差賦予其作品迥異的情感，其心境變化深陷其中，因而在其作品外譯時，譯者除了兼顧詞作內容和形式，還應準確把握並傳達其情感，如此，目標讀者才能真正感受詞作魅力，體會詞人心境。

通過分析李清照「酒詞」茅譯本與艾譯本傳達的情感，發現茅譯本更符合源文本情感強度、情感覆蓋率以及情感走勢，因此在情感表達方面，茅譯本翻譯品質更高；譯文情感通常與源文本情感不能完全匹配，且匹配程度與源文本情感傾向有一定關係，就李清照的「酒詞」而言，顯然，源文本呈現消極情感傾向時，譯文情感表達更貼近源文本；相比于國內譯者茅於美，艾朗諾作為國外譯者為了準確客觀地傳達詞人情感，僅翻譯源文本字面意義，反導致其譯文情感與源文本情感有明顯差距；茅於美內心敏感細膩，更注重具有情感色彩的細節，對含有情感表達的文本的把握更為準確，而艾朗諾側重源文本字面意義，因而弱化了譯文情感；相較於艾朗諾，茅於美擅長情感挖掘與延長，通過譯文抒發見解與感受，既強化原文情感又顯化譯者身份。

中國古詩詞內容豐富，情感多樣。在外譯時，譯者除了需要再現源文本內容，斟酌外在形式，還需要理解源文本情感並在譯本中恰當表達，從而使譯本與源文本思想情感一致，目標文本讀者與源文本讀者感受一致。

參考文獻

- ① Picard R W. (1997). *Affective Computing*. Cambridge: MIT Press.
- ② Ronald E. (2019), *The Works of Li Qingzhao*. Boston/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③ Watson, D., Clark, L. A., & Tellegen, A. (198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6), 1063-1070.
- ④ 陳慶：《人工智慧與莎士比亞——基於計算與認知分析的詩歌翻譯情感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
- ⑤ 陳祖美評注：《李清照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
- ⑥ 葛文峰：《美國第一部李清照詩詞英譯全集的譯介與傳播》，《中華文化論壇》，2016年第9期，頁74-79。



- ⑦ 霍比恩：《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年版。
- ⑧ 胡壯麟：《認知隱喻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
- ⑨ 季淑鳳，李廷林：《李清照的異域知音——美國詩人雷克思羅斯的易安詞譯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2014 年第 12 期，頁 34-40。
- ⑩ 林鴻飛，張冬瑜，楊亮：《情感隱喻計算及其應用研究》，《大連理工大學學報》，2015 年第 6 期，頁 661-670。
- ⑪ 李天賢，王文斌：《論文學翻譯視域融合的「有界」與「無界」——以李清照〈如夢令〉為例》，《外語教學》，2012 年第 6 期，頁 93-96。
- ⑫ 劉愛華，盧衛中：《濃妝淡抹各相宜——詩詞英譯與情感“尺度”》，《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07 年第 4 期，頁 88-91。
- ⑬ 劉春芳，高新華：《英國浪漫主義詩歌意象的情感功能》，《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13 期，頁 235-239。
- ⑭ 劉錦暉，文軍：《形象建構視域下英譯本〈李清照詩詞全集〉探析》，《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21 年第 3 期，頁 137-144。
- ⑮ 馬克·詹森，喬治·萊柯夫：《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
- ⑯ 茅於美：《漱玉擷英：李清照詞英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 年版。
- ⑰ 司炳月，霍躍紅：《基於語料庫的翻譯文體學視角下譯者的情感指紋研究——基於態度立場標記的自建語料庫研究》，《外語電化教學》，2014 年第 2 期，頁 55-60。
- ⑱ 孫力：《論李清照酒詞的情感內涵與特色》，《語文建設》，2015 年第 36 期，頁 41-42。
- ⑲ 文旭，肖開容：《認知翻譯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
- ⑳ 吳顯友：《「親愛的男人花」：〈尤利西斯〉中花的語言與花的隱喻》，《外國語文》，2016 年第 32 期，頁 8-13。
- ㉑ 徐琳宏，林鴻飛：《認知視角下的文本情感計算》，《電腦科學》，2010 年第 12 期，頁 182-185。
- ㉒ 張華平，商建雲：《NLPIR-Parser：大資料語義智慧分析平臺》，《語料庫語言學》，2019 年第 1 期，頁 87-104。
- ㉓ 朱詠燕：《李清照詞南渡前後用調及其主題變化》，《漢字文化》，2023 年第 23 期，頁 63-65。

(Editors: ZHANG Keren & JIANG Qing)